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六

藝文十三

論

唐符載植松論

楚國主人嗜材奪異有樹美松於庭者培沃土灌其澤根抵深固柯

葉暢達居二三年起盈尺挺於累丈始筵筋大於拱抱高姿傑然若陵重勞主人方凝聯結意曰是可乎足矣將行斧焉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木有憂雲之姿有構厦之材繩墨太速恐天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充耳目之翫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徙於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於外祥鸞嗷嗷戲其上流泉湯湯鳴其下巖岫重覆漠漠然清淨靈風四起聲掩竿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王拔地千丈根實黃泉枝摩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也豈暇曠之指捨此而取其椽楠焚燎哉主人曰客言雖濶而無岸然余終能大夫矣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六

一

語

宋蘓軾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

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桡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曰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桡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賢而顧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

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
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
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
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
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
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也以姑息若以
桀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未
易簣于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
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于主而不知報齊以成
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
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
觀之桀子之愛屈到是疾之
陳埴楚懷王論 楚懷
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王之
立也天將以與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
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漢德于項今觀懷王在楚
曾無絲粟之助于楚而屬意于沛公方其議遣入
關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六

二

詩

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
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
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于
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
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冊書之
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
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王楚
之遺孽顧迫於亞夫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
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
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
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
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
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
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編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
堂堂于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
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
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
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
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明唐肅下和論

卞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

和信則已何以刑為割而無玉刑未晚也故曰非

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者也非不和信

者罪也和之不割而獻欲章其識也即受而割焉

于國何補無補于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

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

小技自銜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郭正域伍子胥

論子曰胥之報楚也聖人與之乎曰與之何以知之

也興師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事君猶事父

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及蔡侯拘於南

郢數年而歸用事於河而請救于吳也子胥曰蔡

非有罪也楚為無道君若憂中國此時可矣吳興

師而伐楚春秋書之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栢舉夫蔡安能以吳也蔡侯之怨不淡于子胥闔

問之為蔡侯不篤於子胥以吳者子胥也不以匹

夫復讐而以蔡侯興師子胥之志也聖人即書曰

蔡侯以吳子成子胥之志也蔡書侯與蔡也吳書

子與吳也與吳與蔡與子胥也楚敗而又書人惡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五十六

三

語

楚也惡楚與子胥也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

也穀梁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曰聖人與

人為善皆未敢明言聖人之與子胥也夫姜里囚

而牧野戰載主而行雖曰吊民亦復父讐也易曰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曰父之讐不戴天

枕戈而寢兄弟之讐不反兵子胥之心天地且諒

之聖人傷之矣春秋書以者三桓四年宋人以齊

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宋不能以齊魯不能以楚也而皆書以皆

修怨也解者曰以者不以者也皆無與辭而獨與

蔡侯吳子所胡克敬張文忠論人臣負論道經邦

以與子胥也之時安危惟視乎社稷成毀何計夫身家蓋事權

之所集固恩怨是非之叢也如文忠公者初以董

賈之才終躋揆衡之位劬勩黽勉輔冲人以救海

宇功施爛然矣迨身後禍起追奪籍沒其子敬修

至殉家難崇禎間始賜卹復誠有如王啓茂所云

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者噫嘻姚崇

止於救時寇準尚未讀傳有秉鈞之權而合進退

之道者蓋難言之而况石破劔盡燬烈金銷者乎

公之思怨在當時是非在千古謹因其概畧而言
之亦以見權非聖人不能用而得志行道者之當
思所以陳仕元水利論楚東諸郡水弗可堤利在
疏導西諸郡堤斯利焉及
自處也考漢史河水一石泥六斗江水一石泥數斗漢水
之泥不啻是蓋漢最濁易淤匪疏滌之則散漫矣
東諸郡固漢濱也雲夢二澤後世散為邑居以夏
書考之夢高于雲西諸郡豈夢澤耶禹貢九江孔
殷沱潛既道今詳水經水道澧水中予邑會赤沙
湖沅水當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自江出亦謂之
沱由是觀之予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水較漢
稍清不異于澧沅則清而莫淤夫自杜預開漕以
瀉江勢而邑東之湍悍稍紓邑西之流漸浸巨故
江水橫截予邑注之洞庭弗啻繞其東北耳唐宋
間邑西寂無民居范晦叔岳陽風土記謂華民多
舟居常產即湖地建寧南堤決即被水患建寧今
石首南堤即今調弦夏秋必決必溢故二邑江患
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遷縣築堤
僅可障官署堤之外皆棄之魚鱉宣德間人吏乘
舟入縣署正統知縣楊鏗以為請天子遣工部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六

四

語

士華布政憲賢奉勅駐邑中相便宜築堤四十有
七并縣堤為四十八堤九載其後土人往往擇少
高地築之堤遂百餘區最巨者安津蔡田官堤延
袤咸十餘里小者田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潦堤即
衝決冬月水退有司乃發粟集民修之每堤擇一
二人為圩長十餘人為小甲厥後有司視為賂階
圩長藉為貲府而于堤之堅脆弗聞也昔宋熙寧
初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疏以為遣使察農必
大煩擾吏卒所過雞犬一空予邑修堤之弊何以
異此邇來江陵諸堤悉潰江水散流潛汚嘉靖庚
申枝江堤決水奔黃山鹿河即漫流邑之西鄙故
邑河勢殺不然幾以城市為壑也宋史閩越皆有
陂湖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
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為災然此可行于浙西耳
予邑堤民心殊力惰少旱則決堤引水坎穴叢楚
甚者以施筌蒙畧今之計莫若督民于堤中鑿陂
而嚴禁防護蓄洩乃安津蔡田田家諸湖洪武中
革稅弛之民溉田正德知縣李文洋取課名為水
面錢今漸增幾百金者一切裁之正德間都御史
吳廷舉奉勅賑荒萃民修堤因而食之由是諸堤

幾復章華之舊嘉靖間知府陸邦復發郡粟增修
而知縣趙古亦襲文泮故事是以訖無成功予又
見垸民往往于垸外水濱墾田植稻謂之湖田湖
田無稅額三載一熟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涸梁
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
也夫堤防起于戰國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以來
古無有也使遇賈讓杜預則諸垸尚在興廢之間
矧垸外乎然有洞庭爲之瀦亦不至大害若紹興
所議修圩守明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至于調弦
開塞之議雖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
漫而東今開者幾百載即欲塞之
莫能也善爲水者因時補葺可耳

皇清劉子壯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

神物待聖人而後興

是故伏羲起而龍馬生大禹作而元龜出假使世
無羲禹雖使龜馬間見不過與阿閣之鳳苑囿之
麟共奏瑞祥而已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亦豈能以
盡奇偶而列疇範使天地陰陽之所不能言者竟
能以象數呈之而今數聖人上下千萬年而不足
以窮其義哉故曰物不虛生必有所因以顯或曰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六

五

語

聖人師萬物凡物之生莫不有理愚者習而不察
惟聖智者能見之是故鳥主孝蟻主義鴈主序穀
種可以言仁老馬可以用智而古之人觀轉蓬而
知車觀鳥尾而知舟以至觀擔夫爭道公孫舞劍
而可以得草書蓋聖人之心先有此理遇之而即
至自一草木之微一禽魚之動皆可精其義以至
於天命况夫龜龍者四靈之畜號稱非常者哉雖
然聖人身有此理遇物而發雖不遇物而此理固
在也然則聖人何不自爲之而必待夫龜龍之所
負而則之也哉曰馬之上有圖焉龜之上有書焉
天垂其數聖人言其義也然則孔子作春秋感獲
麟而起麟之上亦何有策文乎六經與天地並立
緣河圖而有易緣洛書而有疇即以爲緣獲麟而
有春秋矣書不盡之於其疇也詩與禮其又何所
緣乎曰他經專主理者也而易與範特言數數者
天之假物以見是以聖人則之也然則楊雄作太
元司馬光作潛虛皆言數也雄固不足道司馬忠
信殆幾於古之賢聖人矣然而儒者畧而弗錄何
哉曰數固取乎自然也河通乎天而龍來洛地
之中而龜出龍來而圖負龜出而書具天之告聖

人漢切著明矣聖人不為妄作惟能因天之道而明之天不能言而假物以鳴聖人因物而見天凡天之所欲言皆取諸物以發之是聖人非則圖書也則天也聖人則天雖謂聖人則圖書可也雖謂神物待聖人出可也雖謂聖人師萬物可也雖謂聖人自為之而無所待於龜龍之負焉亦無不可也

辯

皇清吳泰白起廟

邑治東白雲溪有白起廟莫詳所始泰曰此訛也史記秦昭王使白起攻楚拔郢燒彝陵遂東至於竟陵則吾邑遭其荼毒久矣而顧儼然祀之耶或曰楚俗尚淫祀不獨起然也柳子厚永州黃神祠記相傳即王莽也王與黃聲通民且祠之而何疑於起歟曰否昔黃帝南浮江登熊湘故諸郡祠之柳記因俗傳訛豈至如子雲美新之作哉或曰黃與王自別也白則誰從辯之曰此元白景亮廟也元時景亮知沔陽濬景便河掘土得石有白公溝三字民咸異之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六

六

語

其有功德於景故後人遂尸祝俎豆之也或曰廟祀何不於便河而於白雲溪也曰夫神依於人若魄氣則無不之也今溪北有令尹子文廟不必為古却亭而陟降在茲與景亮同夫溪名白雲廟名白公相傳益彰又曷疑焉或曰廟進景亮則黜起也可乎曰可昔隴西有董卓祠唐高適毀之蔡州有吳元濟祠宋王濟毀之又狄仁傑采訪江南移檄吳興毀項羽祠蓋伏大義以驅厲祀其盼饗自絕也近聞白起廟廢為禪林矣嗟乎起既廢則曷不進景亮於其中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六

終